

说不尽的普希金

● 彭 匈

在诸般文学样式中，我不是特别喜欢诗，但普希金除外。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那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便使我如醉如痴。诗中的三个形象，最能让我震动的是那个贪婪而刻毒的老太婆。我甚至还学会了幸灾乐祸——以至后来看到一些野心勃勃心术不正而不得善终的家伙，我就会想起这首有趣的童话诗。

上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了列宁格勒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叶甫盖尼·奥涅金》。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看懂这部经典影片，对影片所展示的宏大而深刻的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几乎不能领略，但有一个情节却让我的心灵久久震颤：塔吉雅娜热烈地深爱着奥涅金，当纯洁美丽的少女向他倾吐爱情的时候，这个矜持、麻木、富有教养的贵族青年竟然无动于衷。待到一切都成为过去，受伤的少女早已归属别人的时候，奥涅金才匆匆发出求爱的信号，他自然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作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人物”。别林斯基把它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对这部作品也很感兴趣，除了把它当做学习俄语的教材外，在他后来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从中引述了不少能说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材料。当时的俄罗斯，到处都在谈论《叶甫盖尼·奥涅金》，许多年轻女子都在等着阅读它的续集。面对今天我们的作家的浮躁心理，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这部用诗的语言写成的长篇小说，用去了他生命中八年的宝贵时光。

九十年代初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我们推出了精美的插图本《上尉的女

儿》。这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作品中几乎没有关于主人公格利奥夫与玛丽娅恋爱过程的描写。作者最高明处就是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发生在这一对恋人身上的一切，都是极为天然的契合。这种非凡的艺术效果所引起的巨大震撼，是不难想像的。连一向自负的果戈里都说，与《上尉的女儿》相比，他自己的和他所读到的那些俄国小说只是“一碗油腻的菜汤”。除此以外，作品还带出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形象，尽管作者没有赋予太多笔墨，却给后世的评论家们留下了大做文章的余地。显然，就技法而言，此时诗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难怪，《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的最后一部作品。

在普希金大量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之中，我更偏爱他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茨冈》、《青铜骑士》、《波尔塔瓦》等等。我想，这大约与中国缺少好的叙事诗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对大自然的描写，对风俗的描绘，对历史的把握，对场景的渲染，对人物的刻画，普希金的叙事诗都有让你动容的地方，有让你陶醉的地方，有让你拍案叫绝的地方。当读到《波尔塔瓦》中彼得大帝向他的对手——被他俘虏的敌军将领——高举巨大的酒杯，称他们为“我的战场上的老师”的时候，我不禁为之心旌摇荡。普希金对大自然的精彩的描述，得益于童年时跟随祖母在莫斯科郊外“全新的天地”里生活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及后来被“下放”到美丽的三山村的日子；而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对历史的谙熟则得益于他在外交部供职时查阅资料的便利。叙事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弱项。在这个艺术门类中，我们的当代诗人似乎既

没有从古代（如《木兰辞》、《长恨歌》、《琵琶行》、三吏三别等）也没有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足够的养分。

我大量地读到普希金的抒情诗，是八年前译林出版社同仁赠我上下册《普希金抒情诗选》的时候。这个版本出自查良铮先生的译笔。查先生是我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笔名穆旦，精通俄文，又熟谙俄罗斯文学，这就决定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普希金译本。诗是按年代编辑的，加上恰到好处的以介绍背景为主的注解，这样还可以使我们通过读诗窥见诗人的行藏。我发现似乎有一个规律，诗人每受到一次挫折，无论是政治上的、爱情上的、荣誉上的，都会有一批好诗问世。如诗人 21 岁的时候，沙皇对他施行了一次变相的政治流放，原先打算发配西伯利亚，后改配南部高加索地区，除前面提到过的《茨冈》等几首优秀的叙事诗外，诗人还写出了《囚徒》、《短剑》、《太阳沉没了》等一大批浪漫优美的抒情诗；24 岁时被遣送回原籍米哈洛夫斯基村，他写下了 100 多首诗，其中有著名的《致大海》和《书商和诗人的会谈》；27 岁时回到莫斯科受到无耻文人的诽谤围攻，他写下了著名的《无知之徒》、《致诗人》等；29 岁时向娜塔利娅·冈察洛娃求婚失败，带着心灵的创伤出走，他的最好的抒情诗《高加索》、《雪崩》、《勇士》、《卡兹别克的寺院》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说到娜塔利娅，我同许多普希金研究者一样，心情颇为复杂。这个美丽多情的女人，给天才诗人多姿而坎坷的一生增添了极为浓重的一笔。她的美丽与风姿，简直可以用“光芒四射”来形容，还是 16 岁的她，就被称为“俄罗斯第一美

虚拟的英雄：高科技 娱乐的忧患

电脑游戏和网络这把双刃剑的危害在哪里？家长和老师们说，它耽误了孩子的学业；妻子、丈夫和孩子们说，它离间了夫妻爱父子心母子情。

自然科学家的忧虑比这大：

“想像物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事物的能力，是人类意识最奇妙的结果之一。……高级计算机对变异现实模拟的突然出现以及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计算机游戏揭示了这种经历对青少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你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就可以通过计算机体验到各种不同的经历。”

“这很吸引人，很奥妙。有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和欣赏这类变异的现实，不惜花费毕生的精力。我们的大脑对这种活动的共鸣令人担忧。”（约翰·巴罗《不论》，着重号为引者加）

人”。在一次上流社会的舞会上，两人初次相遇，诗人立即为之倾倒，不久写下“我还记得那美妙的瞬间，你出现在我的眼前，如瞬息即逝的幻影，如纯美的天仙……”的诗句并向她求婚，不知是什么原因，娜塔利娅拒绝了诗人的美意，这简直令普希金悲痛欲绝。惶惶不可终日，天才诗人于是独自出走，还写下了充满无奈的《我们走吧，朋友》，把她称为“骄傲、磨人的少女”，并说“只要和那骄人儿离远：是不是要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边”。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诗人终于在31岁时赢得了美人的芳心，在莫斯科举行的婚礼上，多少人发出了“郎才女貌”的赞叹。

应该说，在结婚的头几年，他们确是很幸福的。普希金曾在信中告诉他的朋友：“我生活得非常幸福，我希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可是，如同中国的一句老话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幸福的家庭终于在某一天的早上变得不幸起来——遇上了“第三者插足”。许多研究者把让·丹特士称为“恶棍”，说普希金为了维护自己和妻子的荣誉，与丹特士决斗，死于非命。然而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还是中国的老话说得透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娜塔利娅身上有着许多美艳女人都有的很难用优点还是缺点来界定的东西，那就是“多情”。而丹特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棍”。他颇有一点来头，首先他是一个逃亡到俄罗斯的法国贵族，还是荷兰驻彼得堡公使的养子，而对一个女人更具吸引力的是，他风流倜傥，能说会道，还有几分迷人的军人气质。在丹特士的赤裸裸的进攻面前，娜塔利娅竟然意醉神迷，两人关系暧昧极了。而每当惹出麻烦的时候，她便向丈夫赌咒发誓，绝对不再理睬丹特士，可事情一过，她又经不住丹特士的甜言蜜语，又同他在一起打情骂俏。

面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诗人简直快要发疯了。要知道，普希金不仅有着崇高的声誉，而且还有一副火爆的脾气。尽管普希金也曾经与好几个女子有过爱情并长期迷恋奥隆佐娃伯爵夫人，但那大多是婚前的事。对于普希金在这方面的激情浪漫，

邻人的花园 (七)

● 唐 韧

这个担忧是，在人类自己创造的高科技娱乐中，人类的创造力被引入歧途，被虚化。

“随着技术社会越来越向更少的工作时间、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闲暇方向发展”，人类在科学技术中产生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激情与欲望有“最终被遏止”的可能！

让我们想像一下，在科学发展到了新思想新技术越来越难以产生的阶段之后，科学工作者中发明家的比例越来越

低：当科学不再像爱迪生和法拉第时代那样只需要试管和书以及其他低技术设备就能进行，而是必需大型计算机系统 etc 等昂贵硬件装备之后，社会为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岗位也将越来越少。衣食无忧的人们，既攀不上科学创造的金字塔顶部，也不想一天到晚绞尽脑汁的生活，乐得轻松自在地到模拟世界去消耗多余的创造力。

也许你会觉得这也不错呀，总比把

作家出版社曾出过一本《普希金的爱情世界》。诗人的出身、血统和阅历，都决定着绝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日常生活中，他常常为一些看上去不值得动肝火的事情拍案而起，因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决斗来了结眼前的烦恼，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决斗当时在欧洲，是合法杀死势不两立仇人的一种方式，也称为一种“捍卫尊严”的时尚。莎士比亚和大仲马的作品里描写得最多。骑士们为复仇、为女人、为尊严、为荣誉，有时甚至为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拔剑相向，比如甲碰掉了乙手中的手帕之类。通常是其中一个以蔑视的口吻说一句反话“我愿做你最卑贱的仆人”，另一个说“一言为定”，然后就约定时间地点。而火枪的出现，使得决斗具有了更大的危险性。普希金一生中，与人决斗少说也有十次之多，结果不是被人劝散了就是因为天气不好而互相射不中。遗憾的是，1837年2月8日，那是一个晴朗天气，加上卑鄙的丹特士不遵守决斗规则，普希金腹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两天之后，俄罗斯诗坛上这颗天才巨星黯然陨落，时年37岁。

俄罗斯是个盛产艺术大师的国度。普希金、莱蒙托夫（也是死于决斗，死时年仅26岁）、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俄罗斯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对他们都非常崇敬，把他们看成是整个俄罗斯的光荣。在俄罗斯，有两点是感人至深并应该引起我们深长思之的，一是许多普通人的家庭里，都有专门的书房，巨大的书架上陈列着他们引以为豪的大师们的作品；二是大师们的故居都保存完好，普希金决斗时穿的那件斗篷血迹犹在。每到假期，成千上万的学生都会来到这儿。俄罗斯的孩子三岁起开始识字，除了爸爸妈妈以外，他们从书本上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普希金。你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他会回答“爸爸、妈妈、我，还有普希金”。这些现象，雄辩地印证着人们耳熟能详并且永远值得警钟长鸣的两句话——一个不能产生大师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着自己的大师又不懂得热爱他的民族，则是可悲的民族。■